

永樂大典

卷六千七百一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七百一 十八陽

江 九江府十三

古蹟

九江志東林禪寺去城南三十里晉陶侃故居僧會慧遠建為道場元一
統志云昌志載在州境晉武帝大和十年建唐院太平興龍寺最為靈山
之古刹寺有慧遠袈裟袿衣帝鉢囊附靈運銅經貝葉五六片海陽志云
東林寺自唐開元以來迄于保大顯德間文士碑誌游人歌咏題名班班
猶在自淳熙己酉回祿之後往往不存白樂天集云東林寺即為門慧遠
舊道場有甘露壇白蓮池在焉詩云東林北堂水澄澄見底清中坐白芙
蓉函石三百葉白日發光彩清輝散芳馨清香餘叢破瀉露玉盤傾我然
塵垢眼見此境瑤瑤乃知紅蓮華虛得清淨名夏尊教未歇秋房結纒成
衣深眾僧履獨起繞池行欲收一顆子遠寄長安城但恐出山去人間體
不生 西林禪寺去城南三十里晉慧遠道場與東林寺相並與地紀勝寺
太和二年建水石之美亦東林之亞白樂天詩云水落天晴山翠間愛山

永樂大典卷六千七百一

一

將內入山來。心知不及。乘乘舍。一宿西林却復回。方與殊覺云白居易
詩下為西林寺。豁然進。程果。朝為公府吏。暮是空山客。一月來。盧北水會
始清。釋。陽。夏。抽。若。芽。陰。實。珠。泉。映。又云。是年淮寇作。處處與兵爭。智士勞
思。深。戎。在。苦。征。仗。獨。有。不。才。人。山。中。弄。泉。石。大。林。寺。與。天。池。寺。相。近。與。地
紀勝云。樂天遊大林寺記云。高地深林。絕無村。絕無村。絕無村。絕無村。絕無村。
或絕句云。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
入此中來。且曰。此實原廬間第一境。圓通禪寺去城南七十里。與地紀
勝云。在德化縣南五十里。山北之大刹也。寺於紹熙發士甲寅間。為城
堞。不數年而新。殊於其舊。舍利寺。在市東北豐儲坊。能仁禪寺。在市
東南清輪坊。高良殿若禪寺。在白鶴鄉。廣福寺。去城南二十五里。昔
匡裕煉丹之所。天池寺。去城南三十五里。居廬山之上。報恩禪寺。在
市東。景德講寺。在市北。龍覺寺。在白鶴鄉。廣化寺。縣南三十里。
水濟寺。縣南三十里。廣福寺。縣東二十五里。定安寺。縣南四十里。
崇梵寺。縣東五十里。安禪寺。縣北七里。普明寺。在縣市。興禪寺。縣
東四十五里。清涼寺。縣北三十五里。集福寺。縣北五十里。在彭澤縣
漁溪書院。宋道園周元公書院。舊在漁溪港。去城南五十里。後遷至府

永樂大典

卷六七〇一

治東有山長頰之其祠堂記見後。與地紀勝在州南五里。濂溪先生道州人也。世道州志先生所居名濂溪。及先生德居廬山。有水陸所居之前。亦以濂溪名之。後百餘年。象之先君子守九江。為建社堂。及受運堂於祠之側。人其後象之。多見觀之。為德化。新造祠于書院。講堂為屋數十間。幼日鹿書院創。拓。致石。儒以為堂長。諸孫舉秀氏以為主員。仍置田租以贍之。至今不廢。元一統志云。舊有濂溪祠。未修。愈棄作記。畧曰。先生家舂陵。而老於廬山之下。因取故里之號以名其川。曰濂溪。而築書堂於其上。今其遺墟在九江治之南十里。其荒弗不治。別有年矣。未得照丙甲。潘侯慈明。與通守呂侯。勝已。始復作堂其處。獨以舊名以奉先生之祠。書未屬。棄祀之。惟先生不跡碑傳。然其道。建閣為書。振極顯矣。雷聘見而知。及有程氏者。遂廣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聚。鬼神之幽。莫不洞然貫于一。嗚呼。益哉。非人所昇。其孰與於此。蓋猶嘗伏讀先王之書。而想見其人。嘗欲一洗九江八廬。年。濯濯。此水之上。以致其高山。來行之意。而病不得往。誠不自意。乃今幸甚。獲因文字以附姓名於其間也。後又建社堂。及受運堂於祠之側。景星書院。唐韓文公有書遺李渤曰。朝士引領東望。若景星鳳凰。爭先觀之。為快。是後遂建書院于郡城之東。名曰景星。有記見後。元一統志云。致山失為。仲。死。音。李。初。

永樂大典卷六千七百一

二

為江州刺史。唐元和初。以石拾遺名不拜。韓愈以書勉之。有景星鳳凰。先觀為快之語。後人因建景星書院。教食為盛。清忠書院。縣東北山下。乃元時邑令王國輔取陶狄清忠之名。奏建書院。今基址存焉。陶侃廟。一在城東。一在城北。一在楚城鄉。九江王英布廟在城北。龍溪廟在甘泉鄉。祖將軍廟。與地紀勝歐陽詹集云。晉國顯公。頃為湖州。牧州。產碑材石。公載石還次。江州。蛟奔。矯引。直至湖心。則茂林峭石。勢環氣勝。有神祠曰。祖將軍廟。公捐金建亭。名曰祖亭。公製文勒碑。以紀其事。九江志。狄仁傑廟。去縣南二十五里。元一統志在彭澤縣。宋賜名顯正廟。以唐狄仁傑嘗為彭澤令。邑人為立生祠。范仲淹作碑。畧曰。天地開。孰將闢焉。日月飲。孰將廓焉。大夏作。孰將起焉。神靈。孰將聚焉。嚴嚴乎。克當其任者。惟梁公之偉歟。公諱仁傑。字懷英。太原人也。祖宗高烈。本傳在矣。公為子。極于孝。為臣。極于忠。忠孝之體。獨于日月。公之默德。不可殫言。有議論數十萬言。李邑武之別傳。論者謂松柏不凋。金石不素。受於天焉。公為大理丞。抗天子而不屈。在豫州日。拒元帥而不下。居相位。而能復廢。主以正天下之本。豈非剛正之氣。出于誠性。見於事業。當時優游。禮紳之中。頤而不秋。危而不持。者。亦何以哉。仲淹既守鄆陽。移并。使郡。道過彭澤。獨公之祠。而述焉。

人素之云。高有三仁。亦收其或。漢有四皓。正於未會。嗚呼。武泰如火。李卷如灰。何心不隨。何力可回。我公長傷。極天之亡。逆長風而孤。憑大川以獨航。全才兼公不可兼。孰為才剛。地可動。公不可動。孰為才方。二朝成通。率陰收復。天子既在。而星。天下既周。而唐。七世發靈。萬年出光。嗚呼。天下之主。以其能記書。輿地紀勝。康王廟在廬山西。康王谷口。元一統志。惠濟夫人廟在彭澤縣。詳見山川小孤山註。太平寰宇記。使者廟在州南。唐玄宗夢神人曰。吾九天使者。請於廬山立廟。時開元十九年。辛未歲。立九江志。九疊樓在府治後。齊雲樓在城之西北。下臨大江。輿地紀勝。在州治東北。子城上。皇祐上。和同建。紫烟樓在府治後。度樓在府治後。臨大江。晉度亮守元規守鎮是邦。因建此樓。輿地紀勝。在州治後。洪州記曰。其下人為水。平月榭。亦廬山。石池。說。此林院。言可以分東西。二林之勝。方輿勝覽云。在州治後。度亮領江州刺史。故名曰居易。其樓重。蓋中。而井上。度樓。行。人猶認得。司馬林詩。紫玉貞白。雨後從陶郎。中登度樓。度樓。達霽色。夏氣欲西。煙虹截半江。雨風驅大澤。雲江邊魚艇聚。天畔鳥行分。此景誰堪畫。文翁請蜀文。高遠亭在城之東。輿地紀勝云。在子城內。東面。有石公。碑。甚多。王十朋詩。刻存焉。疊翠亭在城之西。

永樂大典卷六千七百一

輿地紀勝云。在子城。其下為白居易宅。然無所以紀。北上有北亭。快觀亭在景星書院後。琵琶亭在城西。甘棠湖之北。澄浦港之南。方輿勝覽云。在西門之外。其下臨大江。白居易江州司馬自序云。送客澄浦。聞舟中夜彈琵琶。問其人。本長安娼女。年長色衰。嫁為商人婦。為作琵琶行。潯陽江頭夜送客。楓葉荻花秋索索。主人下馬客在船。舉酒欲飲無管絃。忽聞水上琵琶聲。主人忘歸客不行。移船相近邀相見。添酒回燈重開宴。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我聞琵琶已嘆息。又聞斯語重唧唧。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莫亂史生彈一曲。為君翻作琵琶泣。坐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蘇子由詩。滄江暮雨晴。孤舟喚將發。夜聞胡琴語。展轉不成別。草堂寄東林。雅意存北闕。潯然潯泗下。安用無生說。詳見江州縣志。浸月亭在琵琶亭後。南臨甘棠湖。煙水亭在城南。李渤甘棠湖堤上。碑刻尚存。虎渡亭在城北。虎由此渡河。故名。輿地紀勝云。在北門外。取米均焉。守虎渡之義。攬秀亭在城南。輿地紀勝云。取李白詩。九江秀色可攬結。故名攬秀亭。即律正留題。西林寺攬秀亭。詳云。竹樓香榭。本出二。口。一巨。廢地如席。平。雖作新亭。名攬秀。百花亭在城東。其基為郡統司。前元改為萬戶府。輿地紀勝云。郡統司。築於

史碑後上繪建業元帝時日使十里何由望楚澤落花酒行路也柳拂
皆屋。三笑亭昔僧慧遠居東林每送客不踰虎溪一日與陶元亮陸修
靜語合偶過此溪因大笑為故名其亭一息亭後改為名參雲亭在縣
市東大嶺上仰高亭在星子嶺觀瀾亭在星子嶺生意堂在府治
後草堂在東林寺後唐白居易讀書之所二賢堂縣前蒼城墩舊有
元次山蘇東坡祠堂在其上故名遺愛草堂與地紀勝鄭侍御史遺愛草
堂韋應物詩居士近依僧青山結茅屋疎松映風晚春池含苔綠白公
草堂在德化縣唐元和中白居易建此堂於香爐峯北往來遊處焉自有
記後改建於東林寺樂天集草堂即事云香爐峯北面遺愛寺西徧其下
無人居終日空風漫時有沈冥子姓白字樂天傲然意自足箕踞於其間
舍此欲馬往人間多險難陳氏祠堂在德化縣普照寺陳尚書恕嘗
遊此寺其子升之東坡請立祠五賢祠堂在德安縣郡守李澗湯沂王
桓李邦獻李若水以五公奏請或德安積年重稅邑人德之為立五賢祠
堂元次山祠堂在瑞昌縣前縣令吳審禮立於溪溪之傍濂溪祠堂先
生姓周諱願立祠在州學以明道先生伊川先生配九江志壽聖觀在城
西通慧坊溢浦港畔清虛觀去城南二十五里雙到峯下昔皇雨繼退

永樂大典卷六千七百一

居之所太乙觀去城南二十五里昔董仙種杏處與地紀勝太乙祥符
觀在德化縣南二十五里即董奉植杏林之處董奉上昇之所唐天寶初
為置太乙宮宋祥符中改名治中有游魚尤為蕃猗闕元觀在子城
東二里本晉昭德觀內有元宗金銅御容王清觀在瑞昌縣西四十里
舊經云蘇耽王喬亦松子並於此修道後置觀觀中有南唐碑九江志靈
真觀縣南五十里壽真觀舊志載在州境景德觀在德化縣康王谷
玄妙觀在城東隅福星坊與地紀勝白居易宅為司馬時所居有湖大江
之勝陶潛宅在德化縣西南九十里柴桑里今即其故居為靖節先生
祠堂與地紀勝九江廢縣壽陽志云晉元帝置後省入壽陽廣晉廢縣
壽陽志云唐武德五年置八年廢楚城縣壽志在德化縣唐武德五年
置八年廢益城縣壽陽志云隋改柴桑為益城唐武德五年置八年廢
廢上甲縣壽陽志云晉元帝置義熙中省入彭澤袁宇記廢和城縣在縣
在縣東北二百二十里按顧野玉與地志云和城縣江左立屬汝南郡齊
之廬江南頃亦有和城屬太原郡至隋平陳併入彭澤縣與地紀勝廢
龍城縣類要在彭澤縣西二里袁宇記在縣西二里隋平陳後置至開皇
十八年又改為彭澤縣廢天水縣在縣東五十里按顧野玉與地志云

永樂大典

天水縣梁武帝置以擬西水縣隋平陳後廢併入彭澤縣。廢晉陽縣在縣東北一百九十四里。顏野王輿地志云晉陽縣梁武帝屬太原郡隋平陳併入彭澤縣。廢樂城縣城在縣南三十九里。縣城傍山為之。南北高峻。東西平下。隋大業十三年賊帥張善安據嶺。唐武德五年賊平縣屬涪州。至八年省州及縣併入彭澤縣。九江志舊縣縣南三十里。即古涪州狄仁傑生祠在馬前有古山茶一樹。相傳七百餘年。太平興國宮去城南三十里在德化鄉據採訪真君出相圖叙云始自唐開元年間。現夢於玄宗。吾當於江州廬山建祠。五百年後福及生靈。雖有陳伯宣者捨居為祠。遂建宇于聖治峯下。號九天採訪祠。南唐更為通元府。宋改為太平興國觀。後改為宮。元一統志云此勝觀在德化縣南三十里。按縣志云唐開元中。玄宗幸一仙人指曰我九天採訪使者。備州人願。預於廬山西北置一宮。俄有神降于庭。帝敕江州修奉。果有基迹。太平興國二年。賜名太平興國觀。宋真宗中改為宮。繫年錄云。紹興二十八年。石太平興國宮新造。本名曰中殿。輿地紀勝董奉館在德化縣南三十里。廬山記云廬山第三嶺後漢董奉于巖下。九江志淵明祠在縣治東。元一統志唐覽載在德化縣西南九十里。梁桑里即其故居也。曰居易詩。今未訪改宅。森若君在府。

永樂大典卷六十七百一

五

不恭博有酒不恭。蔡無係。梁桑古村路。梁桑山。不見。縣下。有他餘。續中。烟輿地紀勝狄梁公祠在彭澤縣。紹興七年。名唐相梁國公狄仁傑廟。曰顯正廟。繫年錄。元一統志。陶狄二賢祠。按唐地域記。唐景龍中。彭澤縣南門置陶狄祠。為澤撰記。其後縣移治。而碑莫知存矣。國朝至元十八年。但山周。館領江州尹事。命縣尹合而祠之。其為記。畧曰。梁公在邑。距晴節。不肯折腰。特凡二百八十有八年。流風相接。邑人皆合祠之。厥後邑改祠存。積歲頽圯。民志弗墟。至元十八年秋。踏蒙恩。易守九月。郡錄因行邑。首獨為起敬。起慕。託孤山。以興其高。因命邑大夫新廟。學撤其傍。淫祠。大為庭宇。以合專之。使夫後之君子。德則當以淵明為式。仕則當以梁公為師。其後一也。楊八郎祠在德安縣。詳見人物楊鎮註。輿地紀勝。白居易祠在湓江門內。唐時以諫官言事。宰相嫌其出位。左遷江州司馬。徐鉉為撰祠堂記。

人物

江州志。漢陸績字公紀。年六歲。獨郡太守袁術出。楮積。懷三枚。去拜。墜地。術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楮乎。績跪答曰。欲歸遺母。術大奇之。晉陶潛字淵明。陶侃之曾孫。居德化楚城鄉。梁桑里。為彭澤令。居官八十日。郡遣督

永樂大典

卷六七〇一

郵至縣吏請曰應未帶見之潛嘆曰我豈能為五斗折腰於鄉里小兒耶遂解印綬賦歸去未解著五柳先生傳後世號靖節先生 宋周淳順道州管道縣人仕宋為南安軍司理後以病求歸襟懷洒落惟有高趣尤樂行於世卒年五十七 英德化鄉清泉社道有豐碑大書曰宋濂溪周元公先生之墓 岳飛字鵬舉治春秋學孫吳兵法引弓百斤善左右射靖康年間大小百戰未嘗敗入覲御書于旗曰精忠官至少保贈太師諡武穆有三子長岳雲手揮兩鐵鎚重八十斤頗昌大戰數十合以功授左武大夫次岳霖帥廣州其後子孫世居九江 范杲軒平樂府儒學教授家傳一堂五世同爨無異趣元貞年間郡邑達于省臺聞于朝遂授棗陽使家有義聚堂 呂文德字景修居九江城北仕宋官至京湖安撫制置大使衛國公封和義郡王諡武忠弟文煥仕宋歸元徙居新州子孫因家焉 元呂師夔仕至中書左丞 呂師龍仕至大司農 呂師順仕至淮西道僉事 呂師謙仕至江浙財賦總管 呂師說仕至廣德路總管 呂元瑛吉安路永新州知州 呂德隆江州管軍萬戶壬辰城陷與總管李嗣同死於兵 甘楚材號梅坡通五經名重于時元科舉興素知江西江浙湖廣河南行省試官致仕武岡路武岡縣尹而終

永樂大典卷六千七百一

六

彭澤縣石振字宗眉山人宋時為彭澤尉與黃山谷友善 和裕字仲寬廣平人元時孝廉舉為彭澤尉 王國輔濟寧人元時本縣尹建清忠書院

湖口縣前代不可考前元曹平野 謝疊山門人吳玉壺其先出德安新後遷居本縣傳學諸君 劉光元字行常號明翁進士劉登之子世居五山至先元遷居縣市以性理之學教授其門人金進士不肯能敬中望山照氏前元曾言湖口水輝似竹數事則從其言先之民受其惠後兵興父子並元於難臨終其辭不厭李榮所而女李氏生四月而歿及長先李姓母及其母不承聞建郡里以李今田方之後其母碑氏以耶李姓表 劉存中望山劉氏家貧能孝其母治農事常負母於田所奉養日百後移居麻

多於為之序

德安縣唐鄭善果本傳云鄭州榮陽郡公刑部尚書出為江州刺史卒今按治平中鄭揚庭撰善果之孫良公墓碑善果薨于官葬本縣葛仙洞自然衝生俊生良有爵命樂道丘園不仕其後谷步東衝水泰南宅小溪東坑義豐瑞昌南北同姓者僅五六千家皆其裔也 南唐江夢孫字事修本縣下安社人家世業儒有詞藝博綜經史孝悌高潔先主輔政召為秘書

郎出為江都令。先是，大廳陰為鬼物所據，前政之者必為无樂所擲。或人家暴疾遺火，故皆居小廳。蒞事，夢孫下車之日，升正廳受質訖，向夜具公案，端笏中生，誦周易一過，明日如常。自始至終，莫觀怪物。後稱疾躬耕，事繼母甚謹。每日晨起，具紫服，問安侍，錯退而歸。易辨服，未報以日中而罷。復易衣，侍錯畢，乃集生徒講禮傳，年八十五，後贈國子司業。初，夢孫解職歸，有群盜至，夢孫中帶迎候，設飲食與之，食盡，家之物所有既盡，既行，見一霹靂尚在夢孫曰：故存遺此，乃為不具之器，遂遺與之。群盜驚，嘆曰：吾輩小令，實輕漬君于夜，遂至所剽之物于門外而去，一無所失。夢孫夜夢一直木生于庭，結且乃其子，生一兒，遂名直木。字子建，偽吳順義七年，以神童擢第，任水部員外郎。事出徐鉉江南錄。鄭文寶義門陳氏，胡旦撰義門碑，其畧曰：按陳氏家譜，陳宜都王，叔名之後，五世孫恭，唐元末時舉進士，為右補闕。兼生京，京進士及第，德宗朝官至給事中，集賢院學士。無子，以從孫為嗣。生權，為高安縣丞。其後避難於水州，生伯宣，隱居廬山，註司馬遷史記行于世。詔徵不起，就拜著作佐郎。孫旺，徙居德安縣之太平鄉，常樂里。旺生機，機生感，感生蘭，蘭生青，青生六子，六而十七，十七而三十四。自是家益昌，獲益壽仲子榮，以治家之道為人之本，乃撰家法，垂示將來，宜無私財，財無私儲，大小之數，內外

永樂大典卷六千七百一

如下。於是為江州長史，家法之行始於大唐大順元年。庚戌也。至家為司戶奉軍。試太常寺奉禮部，偽唐旌表孝悌，標揭門閭。於是陳氏特立義門，始於昇元元年丁酉也。至道中，宋太宗遣內侍裴愈，齎書散江表，遂一吳山寺觀德義之家，皆賜之陳氏所得凡三十三本，藏之于家，愈復上陳氏家法二篇。太宗曰：天下有此人家，真良家也。始者陳氏二百人，而家法行，三百口，而義門名聞實之，未計七百四十口，咸通三年，增至一千四百七十八。又徐鉉江南錄，鄭文寶江表志載，陳氏長幼七百口，不畜僕妾，上下睦姻，人無間言，每食群生廣堂，未成人者，別為一席，有大百餘，亦置以船共食。或一大他適不至，則群犬昂首相候，不食。此義氣所感而然也。其陳崇有家法，叙曰：易云：家正則天下大定。是知治家之道，古猶病諸。故聖人垂五教，教九族，使後之人倫勤而行之，自非聖人可不庶幾乎。我家製秘監之累，功承著作之貽，訓代身孝弟，業繼典墳，雖是子孫，眾多上下和睦，存沒一十代，曾玄二百人，粗則孫謀致其餘慶。我聖人誕教，孝治，恢振義風，賜以履思表之闕卷，初為榮耀，幸異鄉民，得不知足宅，心惠盈是懼，哉崇所感者，始恐將奉昆雲，漸果愚智不同，苟無敦睦之方，慮平負荷之理。今設之以局務，垂之以規程，推切任能，懲惡勸善，公私出納之式，男女婚嫁之儀，蓋事衣務，貨財飲食

必合均等。務要相同。掌令子孫孫無間言而守義乾也。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守江州長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姪崇議定。陂漢劉氏日章。端拱二年及進士第。終太常博士。贈工部員外郎。其後子孫累登科第。其載進士條未。至劉元龍。字遜子。寶祐年間及進士第。屢歷州郡。第九任監察御史。十任權禮部侍郎。十一任出知表州。

名宦

江州志後漢末均字叔序。明帝時遷九江太守。時多虎暴。常慕設檻穿而多傷害。均下令屬縣曰。夫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鷄豚也。今為民害。答在殘吏。而勞張捕。非優恤之本也。均務退姦貪。思進忠善。悉去檻穿。除刑課制。後乃虎自北關三瀟渡河。無復為害。二書云。與地大統。其後埋至界者輒散去。唐亮字元規。為九江刺史。唐狄仁傑字懷英。既彭澤令。官至內史。贈司空封梁文惠公。後建祠於府治南蒲輪坊。范仲淹記其事。黃山谷書碑。至今存焉。李渤字濬之。九江太守。多有善政。呂巖號洞賓。開元間為德化令。元李贖字子威。潁州人。由科第累官至江州路總管。壬辰二月城陷。同姓東昭俱死於兵。後追封蔡國忠文公。今祠祀於市南。白居易字樂天。憲宗朝。以文章顯達。謫為江州司馬。

永樂大典卷六千七百一

八

湖口縣蕭御史。名詳。宋平既曰。且。孫。翁。馬。狀。元。名。過。宋。太。祖。始。開。科。第。為。狀。元。李。侍。郎。名。景。和。後。居。南。康。從。宋。文。公。學。宋。理。宗。為。之。親。書。松。坡。碑。額。劉。登。字。良。輔。號。平。湖。居。望。山。登。宋。咸。淳。進。士。第。授。新。水。尉。後。累。任。至。內。准。制。置。司。命。方。叔。高。名。績。以。文。學。顯。官。至。東。州。南。安。縣。王。得。並。忠。王。事。死。於。梓。潼。宋。氏。忌。墓。為。徐。竹。居。字。方。叔。為。深。居。先。主。門。人。登。宋。進。士。第。前。元。以。五。豆。進。檢。校。之。不。死。逃。而。制。明。理。事。姓。二。國。七。於。其。上。

德安縣夏文莊公遺像贊。九世孫夏望書云。洪惟我祖。履曆儒臣。乾坤間氣。岳瀆英靈。載瞻遺像。儼肅如神。文章冠冕。王度丹青。勲庸將相。英夏聲名。譽高幾未。掩言其興。猗歟休哉。惟公德明。三千禮樂。淑我後人。意。前。百。餘。年。而。建。吳。之。離。亂。不。大。於。兵。後。百。餘。年。而。開。慶。之。笑。蕩。不。壞。于。塵。意。公。之。道。不。可。磨。滅。垂。之。萬。代。以。貽。典。刑。於。赫。斯。文。匪。形。則。存。歸。然。炳。然。卓。彼。崑崙。誰。其。似。之。繫。我。子。孫。王。襄。敏。公。字。子。純。嘉。祐。二。年。登。進。士。第。熙。寧。中。上。平。戎。募。請。復。河。湟。神。宗。用。其。言。委。之。甚。專。六。年。之。間。平。復。河。湟。洮。岷。等。州。拓。地。三。千。一。百。里。降。伏。諸。羌。七。十。萬。一。千。餘。口。遂。帥。熙。河。拜。觀。文。殿。學。士。召。為。樞。密。副。使。出。以。舊。職。知。洪。州。堯。諡。襄。敏。公。有。廟。在。熙。河。場。名。志。烈。王。莊。敏。公。字。康。道。襄。敏。公。之。次。子。也。初。襄。敏。公。功。昭。除。大。理。評。事。紹。聖。

初上方略請經理西事遂改武階不數年收復鄯州元符有棄地之意坐
事貶黜崇寧中起知河州遷熙河帥再復棄地又取廓州拜武勝軍觀察
使留後能承上旨專以恩信結戎心不事殺戮終致趙懷德來降崇寧五
年召還京師卒贈軍節度使謚莊敏公 吳元字季誠吳宏字季剛
吳愈字季珠本縣涿水都中橋人兄弟三人毛自知榜舉中科第有詩云
勒馬江干問玉京百花頭上占梅英雲霄萬里開鵬路詩樂三章奏鹿鳴
拂劍笑談天下事僧登傑旣日邊行 莒公兄弟誰先後此事君王合與評
元官至判幹累贈正議大夫宏任饒州司戶愈初尉信陽金兵圍城守令
皆逸愈提兵率邑民為助以帛十餘丈作大旗一特書吳愈二字建城上
將交兵敵望而駭謂有備遂遁去過解重圍闕帥趙方上功朝廷俸之方
乃薦以改班軍信陽後歷官沿江制置使諫知鄂州八年鎮鄂遣陸平康
入直翰苑終兵部侍郎諡文肅累贈光祿大夫又贈少師 吳華字時表
號恕齋元之子三領舉于禮拜業南康白鹿書院理宗朝初歷撫之崇仁
尉三歷庫官宰錢塘伴統歷至華文閣學士刑部尚書沿江制置使江東
安撫行官留守知建康府兼淮西總領贈光祿大夫諡清惠公 吳觀字
賓夫宏之子宋兩請潛舉官至朝散大夫湖南提刑兼知衡州轉江西提

永樂大典卷六千七百一

九

刑兼知贛州又轉江東提刑知饒州 宋胡旦以咸平六年狀元魁天下
其授誥曰朝奉郎行太常博士上騎都尉賜緋魚袋胡旦右可授朝奉大
夫行尚書兵部郎中直秘閣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初朝奉郎行太常博士
上騎都尉賜緋魚袋與張誨等朕順風欽拜尚質薦疏行福膺之駢臻俾
嘉惠而濟暢以爾等並稱俊造並歷官常咸有公材聞於朝著講禮曲臺
之殿職宜修升燎兵園之郊慶賞滋洽允宜茂渥以嘉休思贈以階資書
于勳績祇服明命無忘飭射可依前件咸平六年三月日誥令 胡清旦
之曾孫也紹興十三年授翊衛大夫資州防禦使武功縣開國男食邑三
百戶 趙崇錄任元凡七任縣尹授奉訓大夫授留陽州知州授中順大
夫松江府知府致仕

耆舊

江州志九江人物淵海耆舊者為寓公問為儒崇文藝德遠孝反獨行列
女稱焉以至方技仙釋備焉余既各舉其凡為傳而首之以耆舊所以立
人紀崇風化也寓公雖賢若責其事略而耆舊於是必詳也儒崇文藝德
遠孝反獨行不必皆郡士而耆舊非郡士不與也他傳或合或雜或附而
耆舊每傳皆列也他傳事必關郡邑乃書而耆舊事無不書也凡皆以尊

永樂大典

卷六七〇一

郡產抑庶幾紀實之道焉。晉陶侃字士行其先自鄱徙丹陽父丹仕吳為揚武將軍以功封柴桑侯食米地家為生侃早孤貧為縣吏范逵薦為之郡守張夔署荻陽令語在侃母傳遠郡主簿會州從事到郡欲有所案侃閉門部勅諸吏謂從事曰若鄙郡有違自當明憲且繩不宜相通若不以禮吾能禦之從事即退妻疾迎暨遠方時大雪諸紀綱皆難之侃曰小君猶母也請行衆服其義舉孝廉至洛見張華與語異之除郎中揚輝見侃曰易稱貞固足以幹事陶士行是也與共載見顧榮榮大奇之補武岡令以嫌棄官歸為郡小中正荆州刺史劉弘之官辟南蠻長史遣先向襄陽討賊張昌破之弘至謂田子俊必繼老夫以功封東鄉侯陳敏之亂弘板侃江夏太守敏弟飯來寇侃禦之以運船為戰艦或言不可侃曰用官物討官賊但須列上有本末耳遂破恢母憂去職服除參東海王越軍事江州刺史華軼表侃揚武將軍七月口軼不奉元帝命乃與軼絕進龍驤將軍武昌太守時山夷劫掠江中侃遣將詐作商船誘之劫果至先獲數人則西陽王暠之左右也即遣兵逼暠令出賊親帥釣臺為後繼暠縛送帳下二十人侃斬之自是水陸肅清流亡皆復侃竭資振給立夷市於郡東大收其利詔討杜弢與周訪併力破之時周親判荆州留鎮尋水城賊

永樂大典卷六千七百一

十

掠其良口侃遣朱伺救之賊遽退保泠口侃謂諸將曰賊必步向武昌吾宜晝夜還城三日可至誰能忍饑聞都兵寄言能忍十日飢盡擊賊夜捕魚以濟侃曰健將也賊果來攻侃命伺逆擊大破之遣參軍王貢告捷於王敦敦曰若無陶侯便失荆州伯仁入境便為賊破不知那得刺史貢對曰鄙州方有事難非陶龍驤不可敦即表侃持節寧遠將軍荆州刺史領西陽江夏武昌鎮泠口又移入沔江討定江夏諸賊王冲據江陵王貢還至竟陵道矯侃命以杜曾為前鋒大都督新冲侃召曾不到貢恐矯命獲罪遂同曾反破侃督護鄒攀於沔陽朱伺於沔口侃欲退入沔中鄒將張奕威於侃說侃曰賊至而動衆不可侃惑之無何賊至為所敗朱伺力戰僅免奕竟奔賊侃坐免官以白衣領職尋率周訪等進軍入湘大破杜弢侃之佐史列其功於敦乃奏復侃官王貢誘五溪夷向武昌侃使鄒攀陶延夜趣巴陵掩擊多所斬獲貢遁還湘城攸遂疑張奕而殺之攸衆多降貢復批賊侃遣謂曰杜攸為益州吏盜用庫錢卿本佳人何為隨之天下寧有白頭賊乎貢拜色稍順侃知其可動與截髮為信貢遂降而攸敗走進克長沈王敦忌侃功侃還江陵諸敦別將史諫止不聽果見留左轉廣州刺史以荆州授王廙諸將鄒攀等不樂南西迎杜曾以拒廙敦意侃使之被

甲持矛將殺侃，屢出復回。侃正色曰：「使君雄斷當裁天下，何此不決？」因起如廁，得數參軍梅陶等說解，語在周訪傳。侃得脫，使夜發進至始興。先是廣州人背刺史郭訥而迎長沙人王機，未發會社，毀據臨賀，機降之。教弘同溫邵到，沈謀取廣州，或勸侃駐始興以觀形勢。侃不聽，直入廣州。弘遣使偽降，侃知之，先於封口發右軍弘果率輕兵至。知侃有備而退，侃追擊破之。執沈新機，諸請乘勝擊邵。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角紙足矣。」下書白邵，邵果走。追獲之，以功封柴桑侯，食邑四千戶。事平，朝運百甓於齋外。恭運齋內，人問其故，荅曰：「吾方致力中原，不可過自優逸。」大興初，進號平南將軍，加都督交州。王敦反，授江州刺史，尋轉都督湘州刺史。敦得志，表侃仍舊職，加散騎常侍。時賊梁碩陷交州，侃遣將討平之。進兼交州刺史，加征南大將軍，開府。敦平，遷都督荆雍益梁州諸將，征西大將軍。荆州刺史楚鄧士女相慶，侃性聰敏而恭勤，終日危坐，聞外事，殷萬不漏。一常曰：「大禹聖者，尚惜寸陰，眾人當惜分陰，豈可坐無益於時？」死無聞於世。鄧參佐有以誤戲，廢事者，命伐其酒器，滿傳之，具於江。將吏則加報，扑曰：「播滿收緒，奴戲爾。」老莊非先王法言，不可道。君子當正衣冠，攝威儀，安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邪？飲有定限，常歡有餘而限已竭，或勸少進，則愴然曰：「少有酒，夫亡親見約，不敢踰有積，必內所由出。若出力作難，微必喜慰，賜加倍，得於非理，則訶責還之。是以百姓力穡，家給人足，造船木屑竹頭悉令收掌，莫知其意。後正會，值雪庭中，濕取木屑布地，竹頭至，担濕造船皆取為丁。嘗課諸營，種柳有盜官柳，植已門者，侃駐車門曰：「此武昌西門柳，因何在此？其容察如此。」蘇峻之亂，溫嶠推為盟主，至石城，賊尚盛。侃曰：「不可爭鋒，當以計擒之。」時張柔查浦，壘部將李根請立壘白石，侃曰：「若壘不成，卿當生之。」根曰：「查浦地下，又在水南，唯白石峻而固，可容數千人，賊攻不使，板楸賊之術也。」侃從之。夜修曉，訖賊見壘大驚，賊攻大業，壘侃欲救之。殷羨曰：「若步戰不如峻，則大事去矣。但當急攻石頭，峻必救之，而大業自解。」侃又從之。遂斬峻。初，峻之禍，成於庾亮峻平亮，傑侃致討，詣侃謝，侃止之曰：「度元規乃拜陶士行，邪？庾亮輕進，失利其司馬，被融詣侃謝，曰：將軍為此非融等所裁，將王章至，曰：章自為之將軍，不知也。侃曰：昔殷融為君子，王章為小人，今王章為君子，殷融為小人，侃旋江陵拜侍中，太尉封長沙郡公，加督交廣寧凡七州。徙鎮巴陵，討降五溪蠻，聞郭默襲殺刺史劉胤，輒領江州，遣宋夏往據益口，而以大半繼進，默送妓婢絹百匹，為中記。呈侃，參佐多贊曰：「默若無詔，豈敢為此？侃為色以國家平小，不出習陳，雖

然曰：「少有酒，夫亡親見約，不敢踰有積，必內所由出。若出力作難，微必喜慰，賜加倍，得於非理，則訶責還之。是以百姓力穡，家給人足，造船木屑竹頭悉令收掌，莫知其意。後正會，值雪庭中，濕取木屑布地，竹頭至，担濕造船皆取為丁。嘗課諸營，種柳有盜官柳，植已門者，侃駐車門曰：「此武昌西門柳，因何在此？其容察如此。」蘇峻之亂，溫嶠推為盟主，至石城，賊尚盛。侃曰：「不可爭鋒，當以計擒之。」時張柔查浦，壘部將李根請立壘白石，侃曰：「若壘不成，卿當生之。」根曰：「查浦地下，又在水南，唯白石峻而固，可容數千人，賊攻不使，板楸賊之術也。」侃從之。夜修曉，訖賊見壘大驚，賊攻大業，壘侃欲救之。殷羨曰：「若步戰不如峻，則大事去矣。但當急攻石頭，峻必救之，而大業自解。」侃又從之。遂斬峻。初，峻之禍，成於庾亮峻平亮，傑侃致討，詣侃謝，侃止之曰：「度元規乃拜陶士行，邪？庾亮輕進，失利其司馬，被融詣侃謝，曰：將軍為此非融等所裁，將王章至，曰：章自為之將軍，不知也。侃曰：昔殷融為君子，王章為小人，今王章為君子，殷融為小人，侃旋江陵拜侍中，太尉封長沙郡公，加督交廣寧凡七州。徙鎮巴陵，討降五溪蠻，聞郭默襲殺刺史劉胤，輒領江州，遣宋夏往據益口，而以大半繼進，默送妓婢絹百匹，為中記。呈侃，參佐多贊曰：「默若無詔，豈敢為此？侃為色以國家平小，不出習陳，雖

劉胤非才朝廷所任何得加刑蓋以大難新除威網寬簡欲因隙驕姦爾表請討之且遣王導書曰默殺方州則用為方州若殺宰相便為宰相手導答以邊養時毋為辭侃笑曰此邊養時賊爾侃至默將侯宗縛默父子降志斬之默在中原石勒嘗畏其勇聞默擒益畏侃兼督江州領刺史移鎮武昌又分遣桓宣等伐樊城破新野遂平襄陽拜大將軍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上表固讓曰若臣仗國威靈某雖斬勅則又何以加蓋侃志在恢復也咸和七年疾篤表乞遜位歸長沙上節麾幢蓋印傳詔殫祭戰等軍資器仗牛馬舟船皆錄簿封印倉庫以管鑰付王愨期訖就與登舟明日堯年七十六成帝下詔褒勸策謚曰桓侃在軍四十一載雄毅明斷數千里不捨遺武昌北岸有郢城或勸分兵鎮之侃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獵引將佐語之曰我所投險正在長江郢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群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虜寇乃致寇之由非禦寇也吳時守此用兵三萬今縱有兵守之無益江南若虜有可乘又非所資也後庾亮戍之果敗梅陶嘗曰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志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及也謝安每言陶公用法得法外意少漁彭澤嘗網得一梭掛壁有頃雷雨化龍而去夢生八翼飛天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

閩者以杖擊之墜地折左翼及籍左腋猶痛季年懷止足之分欲遜位歸國佐史等苦留之及病篤出府門顧愨期曰老子婆婆正坐君輩時以為美談侃十七子見史者洪瞻夏琦瑛斌稱範公 洪碑丞相掾早卒瞻字道真少有才器居廣陵祖廬江建昌二郡守封都亭侯為蘇峻將馮鐵所害追贈入鴻臚謚悼愨世子峻敗鐵奔石勒為成將侃既誅默知畏己移書告勒勒遂殺鐵夏嘗繼為世子坐與斌稱以財相圖廢卒詔以瞻子弘襲侃爵仕至光祿勳卒子綽之嗣綽之卒子廷壽嗣入宋降爵吳昌侯琦司空掾璜歷散騎侍郎郡縣伯卒子定嗣卒子璩之嗣入宋國除斌尚書郎稱歷南平太守南蠻校尉性雄勇侃嘗遣同桓宣伐樊城走石勒將郭欽庾亮命監江夏隨義陽三郡軍事江夏相輕將二百人見亮見殺範最知名至光祿勳公散騎侍郎 周訪字士達郡縣志潯陽人少有明略為縣功曹薦拔陶侃為主簿知有公輔之器相與結交為中興名將江州志云其先自汝南徙家尋陽祖纂仕吳為威遠將軍父敏左中郎將訪少沉毅有斷樂周窮之察孝廉署縣功曹上甲令皆不赴元帝初渡江命參鎮東軍事有大辟與訪同姓名吏誤收訪訪繫散收者自歸於帝帝不之罪時江州刺史華軼不奉命拜訪揚烈將軍也彭澤備之訪曰彭澤江州西門

也華彥夏有愛天下之誠吾不可成其蒙當屯尋陽又可捍禦北寇蒙成討
未晚也裨將丁乾與軼所部馮逸交通訪斬之逸遂攻訪所敗適保柴桑
訪進討之軼會逸戰益口又敗之進敗軼水軍於彭澤軼將周廣燒城應訪
遂斬軼平江州進振武將軍尋陽太守加鼓吹曲蓋會討杜攸攸作桔槔
打賊艦訪作長岐棹距之攸將張彥陷豫章王敦遣督護繆綏等受訪節
度斬彥於石頭流矢激折訪二齒神色不變時賊尚衆而訪兵少乃夜則
布火而食暴則縱兵若熊探結陣大呼而歸曰某軍至矣賊始疑之未晚
而退訪謂諸將曰賊雖退終知我無援必還掩我急渡港北既渡斷橋訖
而賊果至隔水不得前訪遂領兵造相城連甯口攸遣杜弘出海昏益口
復震訪步上柴桑偷渡斬賊數百人又追破於廬陵以糧少退屯巴丘根
既集後圍廬陵弘突圍走臨賀進龍驤將軍敦表受豫章太守加征討都
督尋陽縣侯初愍帝命第五琦監荆梁等州道爲賊杜曾擊騰胡混所邀
奉之以向江陵遂判火王廙徑道河以帝命訪擊之衆纒八千訪曰先人奪
人可也使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自領中軍曾果畏訪先攻左右甄曾
勇甚訪自於陣後射雉以安衆令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趙胤
屬在甄力戰不支肥吉訪訪叱令還戰自旦至中聞六鼓聲選精銳八百親

行酒飲之初聞鼓乃進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躍出曾大潰夜追
之諸將請待明日訪曰曾能戰其賊也彼勞我逸爾不及其衰而乘之賊
後振矣鼓行而前遂定漢沔遠南中郎將督梁州諸軍兼刺史賊保武當
訪襲擊復曾及將混膽遂王敦斬之進安南將軍持節都督初敦約擒曾
表爲荊州及是忌訪勲名有詔授訪荊州敦從事郭欽曰荊州雖凋弊周
武之國也不宜假人公宜自領訪爲梁州足矣敦從之訪怒敦手書慰釋
且遺玉環玉腕訪投諸地曰吾豈貴豎可以寶悅乎陰欲圖之務農訓卒
守軍皆先補後表敦患之而莫敢沮訪威風既著志平河洛聞敦有異志
嘗切齒敦終訪之世不敢發訪智勇過人善撫納士樂爲死而未嘗自伐
人有頌功者則曰朝廷威靈將士用命訪何功之有陶侃窮時訪薦爲主
簿深自結納以女妻侃于瞻後侃爲敦所留將加害參軍梅陶等密白敦
曰訪侃姻姻如左右手安有斷人左手而右手不應乎敦意解侃得脫見
訪涕泣曰非卿外援我殆不見其爲時重如此太興三年卒帝哭之卹贈
征西將軍謚壯立碑本郡二子撫字道和強毅類訪而即將不及元帝辟
丞相掾及襲爵除武昌太守王敦命監沔北諸軍光少有父風年十一歲見
敦敦謂資郡未有將誰可用者光曰明公不耻下問竊謂未見有勝者敦

永樂大典

卷六七〇一

笑以為尋陽太守敦舉兵徵撫光撫至而敦死光後至未會撫求見敦敦子應給以在疾光退曰我遠來而不得見王公其死乎遂見撫曰王公已死况不可與錢鳳作賊眾愕然其夕眾散撫時與鄧歡俱光謀遣其兄而陰取歡撫不忍責歡與俱亡西陽蠻中光即抵鳳詣關自贖得不廢明年敵數黨撫詣關請罪詔錮之咸和中王道周為從事中郎出拜江夏相蘇峻叛兄弟俱隨溫嶠力戰峻平光賜爵曲江男卒撫遷監沔北軍事南中郎將鎮襄陽坐事免官尋遷振威將軍歷豫章太守益州刺史監巴東諸軍督梁州諸軍桓溫征蜀進督梁州之漢中巴西梓潼陰平四郡軍事擊破隗文鄧宣斬王誓王潤遷平西將軍進爵建城縣公蕭敬文作亂撫會司馬勳討降之斬首詣京師進鎮西將軍興寧三年卒贈征西謚曰襄子楚自有傳 評曰榮系人品其兼南北之業稱典于再造下江陸梁上通跋扈清大慙軍初基若陶侃周訪之功北方之士無先為大國其地則資其地之材未聞有闕於南而必借材於北者昔之納豪附重北而輕南冀其用而卒受其禍者皆以七年之疾求三年之父之過也若侃訪之沉毅雄密豈遜杜俗歟 陶繇字彥遐太尉侃兄子也有勇畧賜爵當陽侯侃嘗遣同李陽攻新野克之華軼之表侃屯夏口也又以繇為參軍軼與元

永樂大典卷六千七百一

十四

帝不平繇懼難作託疾而歸白侃曰華彥遐有憂天下之志人行不足且與瑯琊不平難將作矣侃怒遣歸軼縶遂東歸元帝帝見大悅命為參軍併加侃奮威將軍侃由是與軼絕侃之不厭於帝繇力也咸和中為南郡太守領南蠻校尉假節卒官贈平南將軍謚曰肅弟與與果烈善戰果遷武威將軍侃擊杜弢元帝使周訪趙誘受侃節度侃命二人為前鋒與為左甄遂破之侃之獲賊張弄也諸將請并部曲殺之取其妻息與曰此本官軍數經戰陣可敵為用侃從之以配與果獲其用杜弢之以拮特打戰艦也軍中失色與率輕舸出上流擊之所向輒克賊將焚侃輜重與又擊破之自是賊望見與軍相戒曰且避陶武威後與仗戰被創卒侃慟曰喪吾家寶三軍皆泣詔贈長沙太守 周邵字南侍中訪諸父也清心雅志文學超俊未嘗干請刺史庾亮深所禮敬密往候之值邵弋彈於園中因得見遂表徵為冠軍散騎常侍歷西陽武昌二郡太守 周楚字元孫撫子也起家征西將軍從父入蜀父卒襲建城公監梁益二州假節甚得物情梁州刺史司馬勳之逆蜀賊李全銀李弘李高之亂楚皆討平之卒謚曰定從兄仲孫光子也興寧初為寧州刺史桓溫以梁益多寇周氏世有威攝除監益梁之三郡坐事免官後徵為光祿勳卒自訪以下四世為益

州云。評曰：侃訪力於晉也。雖材智足以自奮，抑亦賴元宗之子焉。雖
 稱見機，使侃當陰疑之秋，而識所士就，與能通變，拜會從而卒收百戰之
 功。楚不墜家聲，剋定西土，邵清修文雅，見推於名勝。陶周二氏，安得不為
 時名閥。信乎階庭玉樹，所以為貴，而故園非乔木之謂歟。陶淡字處靜，
 襲長沙公夏子也。少隨祖父食采地於長沙，父以閭閻奪爵，語附侃傳。淡
 幼孤，傷父被廢，不欲仕，因修導養之術。年十五，便服氣絕，較不娶，雖家累
 千金，僮僕百數，終日默坐，未嘗過而問也。結廬湘濱之白鶴山，積易以養
 性，遂造其卜筮，多神驗。養一白鹿，以自隨，有候之者，輒移渡澗水，人莫得
 近。州高其操，舉秀才，淡聞之，轉逃羅縣山中，莫知所終。後有至其處者，見
 一井水，味極甘，且獲藥，始知淡煉藥于此，因名之為神鼎山焉。見長沙
 志。晉陶潛，江州志：潛字淵明，一字元亮，本名淵明，後改。晉末，書字淵明。
 一字深明，柴州甘井。侃曾孫也。家柴桑，傳學能文，頹脫不羈，任真自得。著
 五柳先生傳，以自况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住宅，邊有五柳，因
 以為號。馬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
 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
 醉，既醉而退，曾不希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單屣屢空，晏

永樂大典卷六千七百一

十五

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時人謂為實錄。親老
 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旋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復為鎮軍建威參
 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為三迯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著彭澤令，不以家
 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為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此
 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公田悉命種秫，妻子聞之，請種秔，乃使種半頃。秔二
 頃，半林郡督郵至，吏白應束帶候見，嘆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鄉里小兒
 即日解印賦歸去矣。其詞曰：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
 役，真個依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之未遠，覺今是
 而昨非。舟遥遥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
 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迯就荒，松菊猶存，携幼入室，有
 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眴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
 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以遐觀。雲無心以出
 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
 將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為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
 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
 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

乎高形宇內復幾時苟不委心任去留胡為乎皇皇欲何之富貴非吾願
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出杖而耘籽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
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矣疑時義熙元年也史稱三十分作元
田頌之傲著作郎不就潛不營生產家事悉委兒僕絕州郡謁謂唯或至
田舍及廬山游觀刺史王弘欲識潛不能致乃自遣馬潛稱疾不見既而
語人云我本因疾守閑非慕志恭聲豈敢以王公紆軫為榮弘知潛當游
山密令其故人龐通之齋酒具邀之途潛有足疾使一門生二兒攀藍輿
及欣然共酌俄弘至亦無忤也潛無復弘顧左右為造履左右請履度潛
就坐仲足度之弘要至州言笑賞適自若未嘗有羨於華軒也自是弘欲
先潛輒於林澤間候之先是顏延之為劉柳後軍功曹在尋陽與潛情款
後為始安郡經過訪潛臨別留二萬錢為酒資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嘗
九日無酒出宅造生叢菊中久之弘使白衣人送酒至便就酌醉而後歸貴
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或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君且去造者或載酒看
潛亦無解解野等或邀共至酒席不識主人亦盡醉而返嘗郡將朱
候逢其取熟取頭上司中漉酒平復者之其真率類此見樹木交陰時鳥
雙聲則欣然有甚夏則北牕過清風時至自謂羲皇上人宅近有大石臨

懸瀑虎狼交跡潛每醉卧其上今號陶公醉石蓄一琴無弦徽常撫玩之
曰但賦琴中趣何勞絃上聲廬山僧慧遠與周續之劉遺民等結白蓮社
邀潛入社以潛嗜酒至為設杯酌潛終不赴潛屢從宦本非避世自以先
世為晉宰輔義熙以後宋業浸隆不肯復仕宋書云所著文章其然以前
書晉平疏永和以後惟云甲子亦不直然脫抱羸疾判文檀道濟候之春
卧有日矣道濟曰賢者處世有道則仕無道則隱子生文明之代奈何自
苦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餽鴈肉庵而去之元嘉四年將復徵
會卒年六十三後益靖節傲士有文十卷丘子儼侯俠份伶 評曰古稱
世家鮮克由禮而陶氏地有知道之士焉淡悲其父廢死棄千金如真土
積易深山終身不返潛悼禮樂不自晉出杜門忍餓寄興詩酒至於織屨
知命處死生如戲劇若賢者豈持隱淪而已哉求仁得仁庶幾似之 周
羅帳字公布九江尋陽人也父法高仕梁為始興太守羅帳年十五讀兵
書善騎射陳宣帝時以軍功授開遠將軍每戰冠軍于山賊十五洞尋除
都督豫章十郡軍事賊以夜決不關吏手民懷忠立碑陳主入隋羅帳臨
三月故兵散眾然後降歷任兩朝治郡有聲突厥連頭可汗犯塞以輕騎
屢破之陳主卒羅帳請喪送至墓葬還方釋世稱其有禮焉朝廷國晉絳隰

三州中流天辛年六十四送拒還京忠烈不泯陰靈顯異終滅絳賊贈柱國左翊衛大將軍謚壯子仲安官至上開府唐揚發字至之隋越國公素之裔本居馮翊祖藏器為江州都押衙因家德安父遺直德宗時上書補官仕濠州錄事參軍遊吳客死時發未冠三弟俱幼母長孫氏携歸廬山教之推進士第又中拔萃累官左司郎中宣宗加順憲二宗尊號有司請改作神主署新謚詔百官議發獨議曰改作神主求古無文知禮者疑之改大常少卿為蘇州刺史其治以敬長慈幼為先徙福建觀察使又以能聞拜嶺南節度使承前政寬弛欲矯以嚴軍怨而亂左遷婺州刺史卒弟假嚴收收自有傳假字仁之兄弟相反假未第收不肯舉進士假既解褐收乃應舉後收之權監察御史也假方外遷收亦不肯拜宰相馬植嗟美為止未幾假權監察御史收亦自西川遷兄弟同臺時人榮之終常州刺史收與兄弟謫喪葬偃師會者千人嚴字深之舉進士時王起選士三十人多貴貴詔獨取嚴周輝節度東川碑掌書記杜侔代輝仍留候府時兄收為節度判官兄弟同候人以為榮收之貶嚴亦貶邵州刺史徙吉王傳乾符中以兵部侍郎判度支平二子沙唐末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注戶部侍郎涉于疑式有才名皆留寓偃師收字藏之七歲通經能賦文

永樂大典卷六千七百一

吳人號神童多造門觀賦詩至壓敗其藩收嘲之曰爾非羸角者奚用觸吾藩其敏類此既長傳學強記尤禮樂尋陽耕得古鐘收扣之曰姑洗角也刺拭有識果然有琴工安說說知音收問五絃外二絃云何說曰世謂周文武所加也收請說作文王操說即以大絃為黃鐘之宮而以少商應之收詰曰少商武絃也文世安得用武聲說大驚始就收學收曰上古祀天地宗廟皆不用商周人歌大呂舞雲門以族天神歌大蕤舞咸池以俟地祇大呂黃鐘之合陽聲之首而雲門黃帝樂也咸池堯樂也不敢用黃鐘而以大蕤次之然則祭天者圓鐘為宮黃鐘為角大蕤為徵姑洗為羽祭地者圓鐘為宮大蕤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訖不用商及二少蓋商聲剛而二少聲下也漢祭天則用商而宗廟不用謂鬼神畏商也西京諸儒惑圓鐘巫鐘之說故郊祀宗廟唯用黃鐘一均章帝時太常丞鮑昱始旋十二宮夫旋宮以七聲為均均韻也古無雜字但言鍾聲始以某律為宮某律為商某角某徵某羽某少宮某少徵亦曰變曰比一均成則五聲為之節奏此旋宮也乃取律次之以示說說時年七十餘以為未始聞而收未冠也推進士第杜侔表授淮南推官侔領度支及節度劔南東西川隨府三遷宰相為植表為渭南尉集賢校理復為節度判官侔議屯田

永樂大典

卷六八五〇

萬州以省餉故曰田可致兵不可得殺夫地雷變衝而報屯士耕之兵少
賊得乘間益兵則民疲士怨假令大熟亦資盜種保乃止改太常博士建
言漢制總群官而聽曰省分務而專治曰寺太常藏祈禱之寺也今祈禱
隨車飾藏太僕非是未及行以爰亮歷侍御史度夏列官長安令懿宗時
權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承旨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先是南蠻焚掠邕交調
軍人往戰多殲死收議豫章募士三萬置鎮南軍救頭放以拒蠻蠻不能
支又時食汎舟餉南海上嘉其功進尚書左僕射初懿宗欲相收中尉楊
玄价隆加毀短知政凡五年罷為宣歙觀察使不敢當兩使康科但受判
史俸留公藏錢七百萬而玄价諧收未已韋保衡劫收前以私意用嚴琪
為江西節度使魏謝貶端州司馬史具大舟以須收曰請行何用爾更小
柯趨官未幾道元臨死自作書謝天子丐救弟嚴以奉先臣祀帝見書側
然宥嚴尋詔追雪其辜復官爵于魏鉅錡無少為江西從事郡遣秋祭大
孤神有戲陪回舟雲霧中見女子為媒希與其妹成禮錡勿遽諾之既歸
處家事訖而卒人以為不能致遠之戒鉅乾寧初為翰林學士從入洛終
散騎常侍鑄至戶部尚書卒評曰禮樂之學付世無之周犀嶽魁將也
而能不夫事舊之儀榜發健史也而能抗改作神主之議榜收傳學精辨

永樂大典卷六千七百一

十八

其議音律之變與祈禱之誠不謬於古然運了叔季則行出處皆不能
盡合中道位愈高則禍愈大古稱知禮樂之情者能作知禮樂之文者能
述夫皆知禮
樂之文歟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七百一